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辰　泰昌元年

疏中有當於不當可見論事之難而論人尤難

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臣忝列諸臣之後，臣因見有論及遼東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者，衆皆目廷弼應代無疑，有謂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問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擄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則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佐于廷弼，而臣不然也國家爲奴酋逆天犯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亦一年有餘，此邊疆何等事

君父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哉。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八九萬有奇，而皆不足其用。令廷弼之言曰：各省鎮所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不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九邊精銳，盡來援遼，不留一卒，以成己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輒曰兵弱。

原刪大刻不為無罪

蒸亦不來，來亦逃去，皆有做工枉殺之懼耳。此臣為皇上之兵計也，非佐廷弼也。以餉言之，二剮患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輸者、輓者，無不受盡苦楚。除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矣，猶曰餉不足也。餉如是遲延，必為數幾八百萬而後成

功耶、夫一縑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如許之
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
東海之水爲糧、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此　臣爲

形勢有難易則工夫有緩急不可執常而

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佐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
府庫、向兵部委一萬有零、拊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十
不得其一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孚不臣、所當從重究處、然
皆以之供遼、而徒見日削月朘、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
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游奉奴兵至城下、據經
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百矣、果眞六百耶、抑尚不止此

耶、草料徒費、馬又殺傷、存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奏何人看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將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卻、此等糢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申奏報、而先脊 尚方之劍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其病、舉朝共知、何待 臣言、此 臣爲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佐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擄否、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幾一指點實據、即欲剿刃貨胸若曰、此遼瀋常事、須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遂其所

探堵其殺擄而以爲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爲樹矧臣楊璉不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遼地要城如游如奔曰此爲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肉流離如此而廷弼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未無東閭之失何有桑楡之收不知其清撫開鐵之開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爲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而又爲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罵之如奴人人對憤氣滿胸膛而約結躑躅都求解脫只有告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推辱，決意病關，其入關一月，一夜行三百里，此其病耶？抑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今，即當立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書及于朋友，而不敢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人蘇、頗牧秉鉞，亦無成事，廷弼固自知之，何必別曰某道某將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甬門，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悍然冥行乎此。臣爲

皇上之人材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而且有以相成者。蓋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取漢臣諸葛亮，即以方廷弼何居？始而泄泄自用，以封拜

自以為近病根從前輕帶來然亦受諷不沒可惜以有用之才付越與無用同

為堅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繼而戀戀首丘以敗局遺後人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忠之義在今日為廷弼計亦惟有曰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街亭一敗削官自贖廷弼獨不聞乎則繳尚方之劍鐫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恩惟威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愛廷弼者曰廷弼一年之間原有功可

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曰
國家負我舉朝負我、而我未嘗負　朝廷、如與友人之書
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遼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焉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爲之以圖一去以廿再悞耳、臣言官
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觀望避忌
巧爲今日之緘默、妄計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
論、俯竭愚誠、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特有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臣何惜區區之愆口哉、

經略熊廷弼與黃本兵書

昔日頁見老先生辨揚字科疏謂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及經臣以兒戲而實本兵于謝誤老先生之善推一怯字也雖然不怯有不佞之累瑣在站衆一一以擬質記去年十一月有部調練上有兵出關一疏內言兵部尚書黃嘉善等下肯籌

皇上獨當大材屯時即按丁汝夔等故事甚戮諸臣亦何補于成敗之數益貴老先生之憾也今年正月有明告權兵愈嚴中外虎旗如故疏請

旨考成兵部內而仍乞

天語叮囑樞臣曰前三路失事之後良以堅兵出關發揚聲勢賊必不敢入犯開鐵乃混邊戶閃潰然不應既已被賊窺破連陷瀋遼合帶算還要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罪俱委將有

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益又責老先生之誤也夫各邊遼撫仰息于中樞尚非老先生恢事至極敢輕引丁公事例相加而覽疏捫心亦可以思矣若大閫外之事自有不佞調度豈老先生所能制但從來經略節制諸鎮一應兵馬錢糧將調發如意今獨節制河西留

募班兵馬萬數千人應往河東者亦不便調而至山海關以內即不能行一步曾以前渊事屡求老先生是又不得實應催之急又咧咧口稱曰不能關外之事實爲老先生制實由老先生悞有好兵將好器械洗手應用何至今日而猶得至有今日之光景者臣何敢多遲不然而老先生之實于顛闖久實偉道三路之罪臨逾哉之交不經臣是從而反并幾祭挺人以自節覺老先生之悞事被劫因不依而始有明旨所謂次于貢敢者謂其人原應嚴譴而姑從斷决之謂在不依之罪安在而貢人寬護近日本部差來裴李兩主事身親目擊老先生悞悞人事又縱年兒留餘人僕出而悲戀求寬爲也有上太保悞在能中而後渐擲得立功于關外不依之惜無先生命也尚何言哉

諭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巷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臣方從哲回奏曰

初二日恭請　天壽山

定陵時即請

梓宮同至

獻殿、臣隨供事諸臣朝夕行禮如儀、至初三日午時、

梓宮先後俱進

皇堂、臣與奠獻監禮各官、同入周視、百凡安妥、至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惟時天氣開明。六合清朗。人事謹慤。天心欽靈。大

典告成。羣情歡暢。

皇上至孝可以竭盡于一時而
皇后明靈行將永安于萬年矣至于相擇吉地臣于初四日偕內外諸臣侯拱宸黃克纘等閱歷數處其潭峪嶺形龍山二處諸臣皆以為未佳至皇山二嶺則衆口一詞以為天造古壤自
長陵外當不多得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輔臣劉一燝與侯拱宸等欲于次日再行覆視俟有成議然后奏 聞

先是擇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孫如游監禮御馬太監王進忠掩土至是竣成復命

五月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備以待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為救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旣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臣魏應嘉訐其硬戶偏辦彼交章攻之有欲罪以庸托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遊傍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前屬虛文之疏、

上日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揭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效請稷遼左將皆壯之、

十一日甲寅敗酋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遣言官疏曰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外內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于事所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按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原參科道來遼遼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議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駁之口、示知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目者奴酋悖濮挾衆逼處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頹、新經臣經營未定、乘𨻶抵隙、儻有可憂、若突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故聽勘旣奏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候滿朝公論靜聽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付精神。緊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撫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交爭釁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依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統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終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紊。葛藤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愚臣即不自

則差公劾不移之正論也

愛絲論職掌其於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臣等不揣不
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劾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陷茲三韓敗
衂
皇上聽焉東顧特起經略熊廷弼于田間授以司馬賜以
尚方賚以金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爲廷弼者上
之開誠布公除兇雪耻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殊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
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愆以仰聽

欺上虐下雖免于禍矣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榔榆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狡酋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擄村屯長驅疾捲人畜一空疆守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嗟額憂結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繼具本糾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爲封疆而忠于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往勘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

言官論事貴核實如以風聞爲主不無虛

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速勘無以明罪狀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爲

皇上陳之夫凡爾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三臣往勘猶復以文致鬧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宮闈亦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遼事便捏扯偕往則後有掩敗爲功指鹿爲馬者誰肯復爲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十役

實失詳功罪無益恐潔務亦原任事

也、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令科道之中、儻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丧言官之氣而生奸雄之心矣、于

須吾輩勁力長使挾之風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共為是慮、合詞以請、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觀明以定可斗執朝之色允稱名臣

倚之矣

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勵忠猷而邊臣共加儆惕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聞仲虺誥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蓋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建奴肆逆遼左垂危衆謝詢日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加派從議稅契廣事例青衿可鬻當鋪可括一切苟且猥瑣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不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任海內之凋耗而莫

溪之癸

之憂、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並為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邀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為之撥水兵、又為之募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刑政不立、未練兵而先准加銜、既失律而猶令招撫、條而議求條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道府不得一錢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武勳臣俸祿、廠局等項、復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

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遼左援兵十八萬計水陸餉價

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

出浮于入

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總需何以應蕞爾小醜蹂

遍海宇今西虜覬覦而動又胡以禦之雖已潰而猶不收

冊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聽

禍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爲圖救時長策

申明祖制

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

兵自強夫京營兵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

今何止十三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惟怯乃掛名虛冒占役賣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增至四千萬餘用

在核之精
行之必

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
死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強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
積蠹即或事勢難並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
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愳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雄
奉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孝宗
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
今日秉鉞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

若稽[illegible]

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剜肉之難邀軍枵腹之苦困勢燃眉之急財用露肘之狀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寧民若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毋貽負薪之誚食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蹈剖股充腹之譏愚綢臚邀巷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圜聽之者因損得益轉弱爲強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徼幸

須清頭兵餉除則熟伏臨時之加派募召爲矣

旦夕無事火巳焚燎尚未知瓶罍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廢如故徒惜人情罔急

國事。點鐵既苦于無術。象人終不可為兵。剔切剝膚。一旦決裂。流漓痛哭。臣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召募非所以敵愾。臣請為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十餘萬。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干戈。溺精衛以填海。不知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遼餉可以粗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胥上下為奸雞犬不寧室家難保彊圉未必寧謐而根本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遼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投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狼所在生心重以兵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戰之禍且深而尤

不加意撫恤日事驅迫怨咨嗷嗷待斃之民叩迓遑思亂之
衆即急下蠲租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人心而挽方蹶之
天命乎大厦將顛噬臍何及其不可四也夫以
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狃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遼事結局無
期廟筭豈宜再悞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
以爲亂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授之非奴
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勵世磨鈍之大
權頃黃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腥

群工同心

膽乃不嚴行譴謫尤然贍子慰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術揆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頷廟中外大小諸臣嘗膽臥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智天下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勑諭戶兵二部酌議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愼毋再襲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漼何宗彥入閣

懋
嗣皇典學
義正詞和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　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
皇上以沖齡握神器之重從前開史未親則今日時習之功毫不可緩舉朝懇懇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當慎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茲蒙
聖採隨諭禮臣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　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此以下言君克其難

皇上當自克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又進講雖鳴孳孳猶望立見講臣再飭術問學戒自誘講或信心講或未信心審察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愧師泰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亟又防君怠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瞽狥情浮言完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而臣不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矣紬詰進籲聽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敷陳反可煥發 天聰更可開拓睿識益能補裕 聖修堂簾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以下言臣克其難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怠

將能厭乎、向前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

一覆考乎、惰氣稍乘講期偶輟、獨不可乘方振起耆且力

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歟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排讓祇修縟文、奇何徒餙

耳目　君德成毀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憑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接出

聖諭今歳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寳、繼朕登極、典禮綦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

獨任艱煩、砥礪忠猷、悉心籌畫、勲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

該銜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倚

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部從優紀錄、欽此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為揆席特從傳奉、舉朝太駭、

聽聞誰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貪緣、以維廉恥、臣　等接得即報、見吏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能鍾有年、熟軟無骨、臣　等不忍苛求其生平以傷雅道、但就目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可知、漠然于禁擲之時、靦然厠宗伯之任、則其無耻可知

即日、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伐也、

皇上異恩頒賚、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公爲克賞之具、

九重若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內鉉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甌注而以瓦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徑以進、其亦何面孔踞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既從諛

先帝之中旨、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嘿嘿而忽以傳宣、稱令不知是誰票擬、稱令

此疏直言宸際在力行之耳

知之、敢爾擅權、日無糾繩之臣、手攜爵祿之柄、自此而墨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臣如游、寧恐掃盡廉耻、抹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衂撫安○右通議呂邦耀奏曰、臣 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虜質安詳、具不世出之姿、眞大有爲之主、且諸臣隨 駕、召賚不時、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聯官府爲一體、超三邁五、夫復何難、臣 所慮者外氛未殄、內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先聖之烏号又墮。
太后慈顏具膈
中宮敵體未逑。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懷誰吐。痛痒誰關。孰爲屬毛離裏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輩。滿宮宦豎。有賢而亦有奸終日嚬笑。可窺而亦可借。或探
皇上微喜微怒之情。而順爲不逆之勢。或乘
皇上極重之勢。而藏其不可詰之情。我
皇上四顧躊躇。莫之適向。欲用人而不知其人之可用。欲行事而不知其事之可行。欲賞有功而妒之者或使不在

如此所以臣自不敢以邪說進

若側欲尚有罪而譖之者或爲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

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斷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

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

一一咨之于衆披誠以露其隱霽色以歛其威察其人之

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

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問子家上之問奴令其明白

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含糊。不爲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巳降志以問大臣。自然悉意以陳。司票擬者曰

皇上衆何事、臣代爲分猷、可賞賚者曰、
皇上的兄何人有功、臣代爲推能、
司料歷者曰、
皇上的兄何人有罪、臣代爲袪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
心。如臧獲之護主。件件置辦、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
在大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一也。臺省门有章奏類皆議論嘉猷
皇上不能一一而披、左右豈能條條而解、必須講官關擘
方可明白無疑、但不必褒浮茇不切之講論、亦不必引高
遠難行之故事、擇其或關君德或裨民情或可默挽肖小

之陰謀或可明功乾綱之獨斷人人可師事事可行以俗語常言闡發粗枝大葉

皇上聽之不厭其頻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懼且每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管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管十三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筵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歷往實錄亦可驚心于燕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歎者二也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又何疑哉臣生長京師、
曾叨諫職、身依日月心壓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避、
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懇乞
皇上採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宮闈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
憤激昂不難侵密勿之大臣慮周邊防者直發氣舒不

雖摘陣中之長子、聖主虛懷以翕受、中外戢志而傚從、惟昌言之無諱、馴至治之不臻。臣謹廣其義、再申言之、則辟佞不可不預防也。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養君德者、惟慎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地近而情昵。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隙、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絕聲色貨利狗馬畋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罷黜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夾輔得人，固可與大有爲之資也，惟其寵信劉
瑾輩
顧命之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
朝綱，流毒海宇，大盜藉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
僇，而蠹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慎其微，蟻穴之
潰，寸炬之燃，九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見
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爲泥沙雲霧所彰混耳。願
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側媚淺

薄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貶竄庶幾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于是矣臣所謂僻佞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夫以內閣之任、即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汚隆世道之否泰蒼生之愁愉四夷之叛服評相業者執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試請自省必不慊于獨知何惟于人言之難至也、

皇祖之朝動輙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

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日中

旨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默寓頗

陷言官之心職以爲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浴之功而先行推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
如是臣不敢苟求以傷
國體但願輔臣澡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仇直勿喜
靜而塞諫以精白事
明主以沖虛容僚友以至誠惻怛之精神疏通于宮府之
間明開其善念而默發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
縉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
彩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
于恬靜將蠻戎慕義而獻琛反側稽顙而悔禍獮虎中興

之上理爲中興之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轉念間耳不然驕怠之榮華易過于秋之袞鉞難逃嘗貲可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夷之策不外勦撫兩端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犂庭掃穴掌雖除兇而後勦之局始完撫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備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後撫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開濬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無用之兵糜難處之餉不至疲敝遼左以爲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可收效于撫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刻業無剩

恠不從此言

義奉
旨行勘無容再督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
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裳
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之策抑乃懈軍
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核臣愚見此時喫
緊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制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末
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悞國之
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
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

任繫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面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爲供辦徐觀後效之成願應泰精籌彼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璇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協勤宮與璇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璇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 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致仕

法宮違崇用藥之政仮疑豚之有無皆不可懸斷懶擬舀近今不已不悞無救于先帝而且有傷于國體但諸公一齊游簧杜衙禁網發將之皆心切詩之世以文身我于追削是蠻嚴厲

南臺御史傅宗皐奏曰仰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令一新何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
內外相與歡忭鼓舞冀見太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
抱疾數日迄於
彌留遠邇臣民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
藥悞
聖成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　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
悞藥為無心耶何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倜恙之日悞投尅伐之劑遂至興食俱廢肢體
愀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且不列 專恣忍之 名欺其心 良足髮指

先帝與房無節侍御蠱惑以圖 恣其快樂之欲而大咎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 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爲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
微與聚之中別有爪牙蟠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宮未聞迁避故遊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浹月以來所屢遣者何
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為查出與文昇一併
勑下候三法司會同司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
俾之廷鞫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縱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亦

目前吃緊一義也然茲事關司禮監方今掌印爲誰盧受見在何處決不宜以宄處事爲之詞云投鼠忌器盧受迎之而之之而或有掖挪斯有因若仍倒脣司禮藏身禁近將來潰敗決裂之禍益不可支益未有近侍敢喻國情於胥虜不致起羌戎於輦下者臣誠竊慮之也亟願陛下速逮盧受併勑法司明正通夷罪狀並殲官府連結諸黨然後禁近可幸一清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留都不能盡知掖庭近態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冒昧開陳一以正奸臣恢藥之誅一以明

祖宗內廷之法、一以清肘腋遏近之奸、伏惟
皇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宮府政體從此判於白日、
宗社藉世無疆之慶、自此益肇培之中外臣民咸加額禔
福之不淺矣、
御史馬逢皐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升用藥之故請
正典刑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

揭云、月來見馮道長疏、要將臣逮下法司、莫令奸臣脫
網、張道長疏、要用
尚方與王忭楊守謙𦍑論、魏掌科疏、又舉出一裴逆楊
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
闕廷、如楊鎬例、意甚其急急除奸闖罪、一得往逆會勘之
旨、必倒闖
命而久就道、不俟駕行矣、臣恐奄黨闖外、爲人口實、亟
望山海趨發、以便三公出關行事、及昕見兵科公疏、又
要收回
成命、而爲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闖罪之意何、察其留
行大吉、謂勘者郎言者、就令勘得道真臣必不服、而其
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
被告、以聽勘于三公之原告者、誠許心以從也、假使三
公專主、勘得恣行胸臆、而高下其手、爲蔭或不得已、今
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
一人有一人口詞、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
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而增損一字也、即與撫
按會稿、具覆而撫按內懸本心、外悉與論、亦不肯以毀

方御三公而聽其輕舉輦也誠如是而過真也敢不服
敢不相下臣意氣踈嬾舜營久定即奴酋挾衆恃強逼
處撫順而蕩奉諸將自能應鄭其堅無隙無可乘也七
八九十月分最緊急過此數月至十一十二月冰凍梧
公是其緩時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騖亂也若謂臣
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則又湧其旨矣使功
罪而無關于封疆也[illegible]川勘正惟關係封疆也勘而是
戰守有所持循勘而凡當事亟圖改正斷而功則寬臣
以安衆勘而罪則處臣以慰衆如分功罪封疆以為兩
是欲勘臣于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績彰彰然在地
方中也無可勘者而無持以歸甚不便使三公不敢來
者然而來固無劫也求心遠公論以獨科道計承勘者
不肯為而稍作調停語回護于其下以存科道之游而
或其不免者况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抑說議斐貴誣
吾言賢而有此因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向兩衙
門問姿言之罪而又何縮縮于來勘之一行哉讒慝此
為三公勘辯　附經畧熊廷弼劾姚門升一書滅悔
得罪之孫不欲發抄以存雅道今見閻科衙謂以不
行薦衆問罪經略何巧而文也乃衛發揉與海內共見
之在丁湖中語意自有遼東顯然勞績在閻科月淑說破

過寵務獎何有徵論平常文與大案失次竟度木火況仕路乎

只無益也書云自台駕入關後每分疏薄見外于有道日遠每日隔坐成乖忤年來責重罪重勞深疑深一切罪戾有無虛實流布國中者無不出盡其疑而非者大疏猶止隱括其辭以示薄規此厚道也愧之感之念愚拙不移所以開罪于臺下者良非一事退維撫躬亦復何及茲欲一一求懺于左右未審許否大開視之後爲舊兵舊餉而按院閱疏纔上則無庸問爲新兵新餉而經撫道將兵馬俱初至亦無庸閱然而必了閱者借題日下補科之

命而閣内用夷攻夷以博奇功此中外所明也當其屢催不下或謂不佞他疏留中獨于臣疏輒報若催閱視下可爲他日同心共事不佞恐遠十年九牧之吉未敢從及至遼而台札亦以訪問西虜使鄭朝鮮大疏言之易于得

吉見斷而不佞又未及從時催撫院連上催疏而臺下出受事亦連疏稱獎以報其賜不佞憖省無疑也此不佞之罪也去秋八月初到忙亂每奏報必送書揭冊札或有商量者當時只作應帶語意不及復後關以答遲甚見恢每向人云經畧自視太高不肯用人言及查來書多言訪問金白子姓務力意急欲取消之了而愚不

[illegible]能之以而取也　[illegible]不恐　[illegible]閒　[illegible]不差

能舍此不佞之罪也州吏一事地方屢求虎酋不理及差取别鎮往憨營講事稱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國體不敢不忠言商確何意遂逆尊旨致以擅遣屑屑是辦雖日後無從下手半白送四千金與虜結訪問之局而徒惹夷使一場之侮辱必思不佞當日言爲不謬而出關乘輿之初不宜直遽以阻其趨此又不佞之罪也台意本不在閱而强求貫閱未不欲東而屢促過東第卿委查之東河西少河東多河西輕河東重河西緩河東急當駐札河東就便待查而竟忘河西安且急河東危且緩也旅言卽次委欠體帖初望台駕久駐遼地細將兵馬點閱以信三等挑選之檄乃發贊各營路一帶而草草以完虛套始悔從前所檄求貫閱者全不悦人意此又不佞之罪也惕萬鵰之舉原從舊守道起念閱台大怒贊撫院誚停如許始解熊鄒惕于渭議不難聽台劾以悅一贊畫老師之意而天理人心實過不得張昌徹柯汝棟原爲公道惜才求免敢有從執允用將領各道閱報卽府廳且難作進況跟隨游棍詐查哄驗如何可任自認于此顧有救正而反疑爲把持每與人書蜒云有所懲不敢蹈專擅之罪而竟爲此忿而不慈來此又擅不佞之罪也往督撫于閱兵使者畢辭厚禮

已往也

阿意曲從，惟恐一失長者。雖而不佞，獨事事掛臺下意，宜其不受而遂至于此。然而爲地方一二艮主張殺渴，固自可諒，乃撥衆罪過，增添俑託之敝言，形之疏奏，窮工極巧，無所不至。何相報之過也。

朝廷半塊殘破疆土，付不佞，而與之保全，以無虧。不佞以一付完全身子，報

朝廷，而爲之消卞其大半，遂巳之卞而復存。不佞且之生而致戮。

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即爲臺下所抹殺，因而鼓煽爲衆口所銷鑠，而一段勞於公家，亦遂水遂山，在私衷固無憾。若臺下出爾，一應公私舉動，自知亦甚審，倘據道理爲責，備指事實，以數陳，豈遂無以復臺下者，而不佞不欲言也。惟畧述其所以開罪于臺下者，一一懺悔，以祈釋解，如此而已矣。月罪唐突，惶恐惶恐。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惕巳事，二諭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棄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舉，十飭京營，十一責成關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琏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

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爾卿等侍

先帝憑几言猶在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蹈不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隱諷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熒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若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言者諸臣參臣以破壞遼遺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贓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非棄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瀋來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招集幾許各處客商攢來幾許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蕭伊汎等城，咸為賊所，或致自棄，雖未遂復，而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奠靉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冊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役，雖趙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撫餉司楊報稱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料糧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豆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　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何來經畧徑于錢糧舊管宴賞欽賞賞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閱科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兩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縻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討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

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裙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鏡刀鏜叉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鍬钁斧鏟以九千餘計鋼輪火人火馬火礶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撅牌遁刺馬鈴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抄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爨兎二十四營而東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搶否半年已來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閣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道

三語自供
上洲勿枉
補叙

憝之力抑賊循潦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頃者擒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賊大聲疾呼乎口鬭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賊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賊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

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一持綱紀嚴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之好機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湊手頃臣私與各道議曰誠使將勇以習兵强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一剪賊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巢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容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衙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

各兵、出覓食、川上各兵、出清河、入搗勦、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衛、行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櫃帳鍋刀斧鑊繩釘之類、已做諸將秘辦停當、即上城不能速築、僅用木城、亦做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軍士暴露、冰雪苦寒、當俟春煖、且此時賊尚有食、度明年四五月必盡、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逼急則不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縱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爲賊所覺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覓食者、職謂不以重兵綴撫順賊、猶得分兵來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

又撥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若須又綿新寨十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乘動勢必內潰然職向不欲明言以從中外之應援速臺省之催戰今到此地位不得不言而猶非 臣 做出幾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持自守其所不能攻別道之夾擣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經臣到遼陽時 臣 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爲謬此又交代之方略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帛僮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丐西乞操作攻苦撑支成一家當亦欲自已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爲官訟牽纏而欲陷之奴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 臣 今者實類

毋乃有滿心

于是河東地方係 臣 重爲殘遼家當係 臣 新造豈不須自收其成無奈禍過災生勞積成病既爲二豎所逼而魏宗文又爲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百方傾陷爲奴酋效驅除首功雖欲不蒙勘而去亦爲可得哉趙光閻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代一時之阿不爲

陛下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不言諸臣必共謂遼破壞愈荒張亂壞阢制後來不得行事至

願諸臣勿以破壞爲他人慮也乃若 臣 爲他人慮則有之

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悉塘賊報緩急以爲說

前冬去春賊以氷雪稍緩輙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此見識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死着如向前漸逼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 臣言幸聽 臣言無輙催促而謂敗兵之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為二三年之計前議木城乃遮擋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恃也築城定須用軍士勿以 臣為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順必不可撲賊必不受偪雖守潘奉十年何益此 臣之所為新經臣愚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

以徵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備乃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多騷費更大逆必喪吉者之手戶部新餉銀兩當應時給發兵部馬價案蒙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區處若仍前咨討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許僅批咨回兩字以相復悠悠泰越邊必喪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責狀存案毋徒以失悞辜罪經畧此又職之所爲嶄經臣慮也一切調發定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精銳以禆實用鎮道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即以白簡從事該督撫不

得簑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調而無不如意庶不掣肘前與樞臣黃嘉善言善謂各鎮有尚書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同其權而不干經畧專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巳事各省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巳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川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川閩升議督復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因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䒷然怒謂人則復若爲同年如說道

身敗而不任其咎恐古來未無此法論斷外矣

央保舉不遂而輒參人以快憤老成如此更覺新奇至于領兵出戶遣制債帥自是大將之罪而必坐經略以死古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參修損掠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為經略過求者若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臣之所為新經略與封疆並國家為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疏立案仍將臣所慮事宜着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臣去後無已之思也

所有原領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即

查收、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曰邇者　天心仁愛災毀一號殿
之巍鸞宮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旬日有異氣闌月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愕然
未有言之者蓋以　天心正眷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火災又見告矣臣愚昧敢一言以俾上
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當禁之當開也冗官之當
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皇祖

先帝相繼賓天，

皇上應運嗣服，爲人臣子，喜溢並切，竭力從事，自是本等職分，而叨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爲貴賢，何物禮臣，又當鼎鉉異數也，說者曰，夜半宣麻已成故事，其何獨于孫如游擬之，則一悞再悞，甚有餘愧焉，如游生平，固無大過，當此非分之獲，即宜懇辭求去，乃戀戀大物，聽從哲秘傳借

皇上頒曆冠婚大典，微特旨以爲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贍于大道矣，古有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年來

剪除異己百計排擯有指之爲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發而爲西北之黨以處之者又有目之爲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則西北耳何必發難于

東朝仇視

君父斧視縉紳若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采陳大受等草木朽枝迄不見用則輿論之所以憤憤不平也

聖朝無棄人何𣊾曠之途不可共游而傾陷無巳時乎

國家多故非官之患而官不盡職之爲可患也巧用人而拙程材竊持議而疏課績至此時紛亂不勝言矣劉國縉

兵餉　武備

之費宜盡以虛軍冒餉貲糧、所謂無益而反害之者也、即徐光啓素負經濟、竟以當事者處置失宜練兵未成逍遙長安道上且費具覷之、而又以添一海運使無濟于轉輸、徒滋其煩擾、是亦不可以已乎、奴酋犯順三年于茲矣、言策者欲爲戰勝于廟堂、而言力者未能決戰于原野、終日言兵兵不足、終日言餉餉不足、終日言道將道將不足、遂竭天下之精兵、聚之遼陽、曠日持久、爲自守計、庶幾其徼天下之幸、以保有殘土乎、而廣寧而山海而薊鎮何處不當宿重兵、何處不當有重將、乃于京師根本之地、不一加意令陰邪險猾之許弘綱大司戎政、將以十二營爲秀崩猶

民窮

四字是佼者真訣

人之貪敗且立見而武備何時可修也逆難一日未平加派一日不已哀我軍人竭力以事公家之急而不肯有司因之爲利焉見年而爲逆年之徵地不論肥瘠權不論遠近年不講豐歉丁不論存亡槩立科條肆行督責夫民也父母妻子長保而能不相率爲亂乎薪盡而火滅木實而蠹枝葉隨之是可不爲之寒心批言之止此矣願皇上當此多難之時深思删國之道勵精圖治以養天和諭令閣部科道等官公忠體國毋鬧倖門隱伏其情自處于可議毋衆賢路輒自其猜示人以可疑毋矯衆非而咨獨是毋勤遠略而忘近憂將

見政本清，壅塞通，內外皆師師濟濟之選，順治威嚴大著

奏效何殷憂之不可以啓

聖而災異之不化爲吉祥乎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而

先帝默祐感格，又在尋常之外矣。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閣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

憂壘卵者無大于東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

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于田間，不次之擢，不御之權，繇豸

史而躐躋經略，

賜劍上方渐加寵試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之負乘僨轅一至此也蓋其傲視高趾獨智于雄羣策羣力慠愎失算于先奮志益驕虜騎紛馳殺掠時告蹂躪之餘陰晦之夕厲魄吞冤燐鬼啾聚戎索日乖邊計日短青瑣纍斧之臣熱腔豎髮白簡霜飛前後臚列殆無剩吻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竊計廷弼畏者之罪狀昭昭早懸之衆目旦夕之罪案竟將著之冊書臣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閹臣姚宗文爲與鬨斧人蒙莫發臣靜觀旁覩傷心結臆若代謝稍已稔而竟未見有啓半喙一爲

皇上陳說者、臣　心熱發、不能自安、幸以南臺之選辭彌原
非越俎、請質言而縷數之可乎、人言宗文生平詐僞蓋世
神奸、雲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窮奇、臣皆不問、只就閱視
而言、夫疆圉之任、畀之經臣、監察之柄、畀之按臣、而復添
設閱科、偶尊分席、且以踞于其上、寵崇之任使、逈溢尋常、
攜荷之烜赫、倍難報稱、爲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
何如詳慎、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邇
之喈、谿壑難填、巧借閱視、急徼補科之命、而膽落于出關、
愉怏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者焉、又借閱視提取清

卿之轉而計精于鑽穴俯仰依人有如飛雨之孜孜登壟者焉臣迴其事之目一味含糊渾身躲閃挈瓶之智幾何坐井之窺不廣以夷攻夷之策有何勞盡籌得虎兕之要領否金白之審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而擲之于虚穴反開其姦侮夫靡而廢之不惜其逝波還而按之復蒞如捉影如此籌畫果其合于欲取閩與投桃引璦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亡事劉國縉上用逆人事事決裂逆廣之恨不啻人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推敲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棼貴國之隱衷與周永春于沒遼例紛紛破目道路之口亦既講淵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褒朔並非首尾牽制不禁滌乖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戈垂二十萬一日而舉毋論拔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間勢難精核今置宗文于前從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巳人廣淵僚多許將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訐邊儲之虛耗尾閭易洩漏危莫供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許于河西而獨吝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求盡細瑣鑿鑿入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強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

利鈍之相詭城池爲金爲湯或且爲後塹若帶若礪而不
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延弼膚無完矣
襲望傷惶懼將自及始乃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鋒而謂
叨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諤諤
前此在閣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
又不可言閣視之遣毋乃爲駢爲枝眞濫竽者乎二不可
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
計臣之駁查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欵不知所對是宗文
不能任閣戶曹乃代爲之任重甲厚顏而孔蓋濫何以見
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于誰司閲視

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乃圖解免計無復之強臺省糾參公疏盡歸之宗文坐爲鼓煽挑激宗文股慄既嘵嘵致辨推而遠之惟恐粘着嗟嗟廷弼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爲發縱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爲護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辜作何緣故閫祀之奸狀無計求寛亦不得援經畧之罪狀相掩也北來公忠發憤多爲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　國體而後倖得另遣科臣往勘之舉職每評之遂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罪君宗文豈局外之等閑前日之閫閫遂事也而罰廷弼

亦在其中。今日之勘斷延窮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假令
宗文前日之闒黷涉功過，判若列者，何至復煩今日之勘。
既有今日之勘，豨無事而之有事，恬謐而致牽騷，又何取
於前日之闒冗上行私，徇好養亂，疆場之隱蔽滋紛，朋黨之
葛藤不了，誰開厲階？宗文可勝諉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
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
從逮繫之律；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聞
服刑之條。國法安得不弛？公論安得不發？今若再置宗文
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效尤而效之，當責非惡，誰肯與行
介意矣。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

尚可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一一皆從宗文身上行事指出、或爲通國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假借粧飾、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勑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立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悞國之戒、職備犯奸鋒、自知不免然蒙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

是將糾宗文者、升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概括之誚、臺臣力爲擠、則有當局不言之譏、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繼

之以致揭，炳若照燭。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部奸時甲二長，攬獻杏選齋弁，阴仰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盡近之義，總之從閱遼一事而起，故存其疏以見公能至于後二疏，成心攻發，可無錄。以志推厚之道。

給事中趙時用奏曰：臣惟國事之是非利害不壅于上聞，而廟謨之决計劃分無患于下阻者，皆賴于議論。然有壅之而不聞，聞之而實壅；求其下之無阻，而勢不得不阻者，亦此議論爲之。夫議論何常哉？要在持論者就目前之緊要施對症之針砭，或急或緩，當輕當重，宜冒宜和，可闔可休，毫不參以成心，而

廟堂之上秉至公、至虛爲之斟酌，庶幾可以定國是而發情無所撓。若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

之說是也年來之搶擄不休既已兩受其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口喙亦且不可啓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激玄黃之戰纍之一宗

勸誡宜平

爲害爲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鬭者勘避之事是也善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謂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遏强夷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蔽後罪但平其氣一勘

屯田宜舉

自明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粟已懸加派之法難繼若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

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慮其晚非實任者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但

練兵宜精

說練兵何曾得乎京營惟知吶喊放砲遼士無一衝破鋒敵如奴酋之羣醜計不過五六萬而滿泰之屯聚亦儘可以相當然此輩至于孩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强而敢數來若使訓練扶戢何以縮恆不前有至重大而當執其敬者

郊廟宜躬

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饗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躬必親猶

新主肇稱之殷禮當舉若必在衰經之中未可遂行郊祀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卜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舉

作從宜塞

妙語沁心

見切新輔

朝歷詳事豈嫌觸冒至鄙至汚而不可覓其議者覆卿之
入閣是也爰立必採僉推貢錄終是徒徑孫如游素無品
望不應驟躐揆階若使半夜之斜封遂爾亂旗就列則是
枚卜之大典可以聽人攫取非裂其麻何以肅聖此皆議
者之事為臣輩所職掌持其見而進之于
廟堂至參密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也輔臣雖賢必
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即素望輔臣亦必不求多于
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其任
二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
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

失職寔不肯力爭遂有変通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不防其漸而亟收之也以

皇上冲齡中外構疑之日惟是輔臣是賴籍云輔臣能盡其職掌以爲主權重臺諫諸臣各效其議以左右匡扶而爲輔臣重大小秉忠物議不譁則

國是自然畫一而太平不難力致伏望

皇上責成二輔使其每事秉公奏聞而

皇上亦宜虛衷聽納無以內批爲慣常臣輩亦得矢忠于

聖朝也

尚書黃克纘奏畧曰臣法官也欲以法爲人必使其罪皆

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遺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于持寶者皆首競攫，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遜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　臣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秩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垂示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憮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貴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輪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瀆陳克纘又上言曰臣 于剛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充淨
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臨
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 謂此亦足以正法矣臣

欲遂恩于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嚴后土而蕆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而迹有涉于志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井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非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然景象以爲郡邑如是而都鄙復然以爲城市如是而村屯復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恩我

國家深仁厚澤超絕萬季二百餘年民不知兵所宜生養休息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若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疎耳臣　請得以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

糧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形驅勢迫即綠林之衆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渺小者耳稍上而爲長吏則有罰穀有羨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許下問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然此猶其渺小者耳又上之而爲方面歲節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崇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黙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攜之于家歸之子孫又非鬼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剝日

銓司撫按宜切究亦見應乃但恐未然耳

官府則計自責

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慰貪夫之魄而消官腹之饞惟
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
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
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又況乎漸濡于
吞舟官高於金鑄聞有二三孤寒清苦獨嚼菜根者又未
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
之手。乃相率而嘆其拙撫嘆其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賞
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嘆者撫按之白簡
贓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目甲科可惜曰
器使可用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

來也不可轉而西絲之入緇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巳矣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毫髮高科巍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末路之可新乎銓部劣轉一番弁迻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實剝民之肉吸民之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爲不刊之章程駢語薦語總爲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雖成法固然獨不思養猛虎于深山俟期限既滿恐毒吻之餘斯人已無噍類矣撫按之糾彈其疎于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于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

遠無論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即
皇祖初政一錢若廢致壓
聖懷不須借芬規于異代也況
主上幼冲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懈弛所宜勵精振刷
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
猶化而為賄賂之乾坤淩成一因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寬
裕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
瀾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暮夜四知而慎白日之一介
如軒輗海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向堵

為性命，視性命如草菅，如錢若糜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決之遽遣，資格一定，真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是土羹塵飯。吁，可嘆也，可恨也。仰行取曠典，而九棘理官一塵不染之鄒維璉，尚爾棲身于爵署者；京堂填滿，而三年學憲清標孤登之鄒役，亦如冊籍于南落，而秋滿無穷，將嘿藏身或占勝。以為趣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寄，勸懲未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儆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關民生，以激濁揚清為今日第一義，內責銓司，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清者，特擢一二人以為楊梯樣，極貪者立逮二三人以為覆車樣，至將從

崩姑息套數一筆盡勾耳目一新而又嚴諭在廷諸臣肅
然澄清無容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乎以今
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凌夷即如陷城陷將之遜撫尚鼓腹
而樂鄉閭叱咤設罵之縉臣又公然而過
闕下當何不言之闕觀又安坐而享滿卿乎若望三台而
流涎志萬戶之共嗤者曾在後之彈章為保官之吉兆或
以一日之黃麻換舉朝之白眼考之典故實未經見又何
怪碌碌小臣喈瞀而遂臭也哉臣愚無所知識凡一切培
養
聖躬嚴杜中官消異同之見助師濟之風皆臣言之已悉

無俟臣之瀆陳、當兒吏治日壞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瀆、
謹效其區區如此、冒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